

《敦煌歌辞总编》校读札记

曾 良

敦煌歌辞无论对中国文学史还是汉语研究都具有不可低估的研究价值，而任半塘先生的《敦煌歌辞总编》是迄今为止搜集敦煌歌辞最丰富的结集。该书博采众家，校释较为详细，是研究敦煌歌辞必备的参考书。当然，任何著作都不是完美无缺的，《敦煌歌辞总编》也不例外。先后有项楚、蒋冀骋、黄征等先生对其进行了商补^①。本文择要对《敦煌歌辞总编》校勘和考释方面存在的阙失再作进一步探讨，以期对敦煌歌辞的研究有所裨益。

为醒眉目，下面对所校议的文字特地标出，放在该条论证之。歌辞编号悉依《敦煌歌辞总编》，对于引用任半塘先生的校释（以下简称“任曰”或“任校”），直接标明页码。

行

1. 纤手令行匀翠柳，素咽歌发绕雕梁。[〇〇一七]

“行”字原卷斯一四四一实作“分”的草书。“分”字是。斯五三〇《愿文》：“伏愿绿眉状月，长分八字之鲜。”

应难比

2. 窈窕逶迤，体貌超群，倾国应难比。[〇〇二一]

“应难比”原卷作“难应比”，原卷是。任校：“‘难应’改‘应难’，从朱本。”（213页）未确。“应比”为同义复举，“应”指对应。[〇〇二三]首：“任从说洛浦阳台，谩将比并无因。”“比

并”与“应比”义同。

思梦误

3. 睹颜多，思梦误，花枝一见恨无门路。〔〇〇二八〕

“误”原卷写“悞”。按：“悞”虽为“误”的俗字，但这里应是“悟”字的音借，悟与悞都从心旁。敦煌歌辞已有通借例，〔〇九四六〕首“第一莫贪自迷误”，“误”字斯〇四二七和北京“鸟”字一〇号均作“悟”；〔〇一七二〕首“误入蓼花丛里”，“误”字原卷实写作“悟”。〔〇五一六〕首“悟真如，没生老”，“悟”原卷作“悞”。“悞”“悟”相通也见于其他古籍。吴淑《事类赋·雪》：“悟晏子而流恩，感负薪而施惠。”校记云：“悟晏子，原作‘悞晏子’，据宋本、华本改。”②“思梦悟”即思梦中感悟。《太平广记》卷六十一《成公智琼》：“魏济北郡从事掾弦超，字义起，以嘉平中，夕独宿，梦有神女来从之。自称天上玉女，东郡人，姓成公，字智琼，早失父母，上帝哀其孤苦，令得下嫁超。当其梦也，精神感悟，美其非常之容，觉而钦想。”“当其梦也，精神感悟”可作“梦悟”的注脚。《太平广记》卷一百十四《陈秀远》：“元徽二年七月中，宴卧未寝，叹念万品死生，流转无定，惟己将从何来，一心祈念，冀通感梦。”又卷六十五《赵旭》：“（赵旭）尝梦一女子衣青衣，挑笑牖间，及觉而异之，因祝曰：‘是何灵异，愿睹仙姿，幸赐神契。’……女笑曰：‘吾天上青童，久居清禁，幽怀阻旷，位居末品，时有世念。帝罚我人间随所感配。以君气质虚爽，体洞玄默，幸托清音，愿谐神韵。’”“感配”指以梦相感悟而配匹为夫妇。敦煌歌辞盖言白天睹颜多，晚上便思梦有所感悟。敦煌曲李晔《菩萨蛮》：“思梦时时睡，不语长如醉。”〔〇二一三〕

行人

4. 遥望行人，三春月影照阶庭。帘前跪拜，人长命，月长生。

〔〇〇三四〕

任校：“兹据〔〇〇六四〕〔〇〇六六〕诸辞内均曾有‘行

人’，于‘行’下补‘人’字，并叶韵，与前片‘三载’句亦符合，格调较稳。”（310页）按：补“人”字未确，当断为“遥望行三春”。“三春”指三年，前文有“良人去，住边庭，三载长征”之语，“行”为且、将要义。《文选》曹丕《与吴质书》：“岁月易得，别来行复四年。”李善注：“行，犹且也。”又《与吴质书》：“间者历览诸子之文，对之流涕，既痛逝者，行自念也。”“遥望行三春”言思妇在窗帘前遥望行将三年，所以“遥望”者，盼征夫早归也。“长歌可以当泣，远望可以当归”，诗词中常用。柳永《八声甘州》：“不忍登高临远，望故乡渺邈，归思难收。叹年来踪迹，何事苦淹留？想佳人，妆楼颙望，误几回，天际识归舟。”“颙”一作“长”。故“遥望行三春”是描写闺妇思念远行的丈夫的，思念之不足，便在帘前祈祷，“帘前跪拜，人长命，月长生”。

声哽噎

5. 声哽噎，泪如雨，见便不能移步。〔○○二八〕

“声”原卷写作“心”字。任曰：“‘心’改‘声’，依文理，并据另二例，详下校议。”又：“朱本作‘心哽噎’，但看‘哽噎’二字俱从口旁，便当敛手，不用原写之‘心’，因‘哽噎’之生理与发音，均难出于心。”（272页）按：“心”字不能随便改掉。“心哽噎”指心里难受如有物梗塞。汉语词义并不能光从字形去分析，“哽噎”也是取梗塞义，因多与喉有关，故从口，但用之于心，也未尝不可。汉字形体不能完全表达概念，如“心肌梗塞”之梗，并不是心肌梗塞一定跟木头有关系。《陈书·后主》：“缅思前德，永慕昔辰，对轩闼而哽心，顾宸筵而慄气。”^③可见“心”也可说“哽”。《陈书·徐陵》：“天道穷剥，钟乱本朝，情计驰惶，公私哽惧。”^④“哽惧”也是表示心理活动的。《太平广记》卷六十五《赵旭》：“将旦而去，旭悲哽执手，女曰：‘悲自何来？’旭曰：‘在心所牵耳。’”这里便是“心所牵”而“悲哽”。《敦煌愿文集·亡文范本等》：“雨（两）剑沉三尺，寻思恨噎胸。”^⑤

客□典

6. 尚书座客□典，四塞休征罢战。〔○○九九〕

“客□典”原卷作“宫典”，中间并不缺字。“典”当是“殿”的音借。原卷斯四三五九背录歌辞三首，末有“奉送盈尚书，卢潘撰”的字样，《英藏敦煌文献》标题为《奉送盈尚书诗三首》，则可知“尚书座宫典（殿）”中的“尚书”指盈尚书。

荡阵

7. 一去扫除荡阵，为须歌乐还乡，为须歌乐还乡。〔○一〇七〕

任校：“‘荡阵’或为‘荡尽’之讹。”（480页）按：原卷“阵”字旁改为“尽”，当录为“荡尽”。又“为须歌乐还乡”不能重复二次，原卷作“歌为须还乡”，在“歌”与“为”之间补一“乐”字，又觉不妥，便用浓墨于后改为“为须歌乐还乡”。全篇共八句，若重复一句，便成为九句，从此也可知重复一句是不对的。

一生身 □□□ 不识主人翁

8. 五蕴山，山中一室空。来来去去不相逢。一生身，任舍住，至今不识主人翁。〔○一二五〕

任校：“‘一生身’原写‘一生生’，据《维摩结经讲经文》改，详〔○九三九〕后所校。”（512页）按：“一生生”三字文意可通，不能随便改掉。《涅槃经》卷十二：“所谓五阴：色、受、想、行、识。所言阴者，其义何谓？能令众生，生死相续，不离重担，分散聚合，三世所摄，求其义理，了不可得，以是诸义，故名为阴。”人生五蕴，故一生生“任舍住”，受生死轮回，前文有“来来去去不相逢”之语。〔○四七一〕首：“无始已来居暗室，生死流转不得出。”“一生生”即一生又一生的意思。〔○三五〇〕首：“生生莫做冤家子，世世长为孝顺儿。”〔○四二一〕首：“生生世世说真言，妙法听幽玄。”又〔○四六二〕首：“世世生生相嫁娶。”故“一生生”意同“一世世”。

“识”字原卷作“成”，当校改。“翁”字，任校：“末字不辨，从刘目补‘翁’，俟校。”（512页）按：此曲子斯二六五一凡二写，

“翁”字实为“功”，其中第一遍抄写的“功”字更清晰。“功”即是“功”的俗写。“至今不成主人功”言至今没有成就主人之功。

登仙

9. 张骞本自欲登仙，汉帝使遣上升天。今朝得遇西王母，驾鹤乘龙上紫烟。〔〇一八四〕

“仙”字原卷实写“山”，任曰：“张骞奉命寻河，而故事谓其欲自登仙，然后情节始有以下种种发展。‘仙’‘山’混写例尚有，见《别字表》。”（630页）按：“山”字不烦校改。传说西王母住在崑崙山上，《太平广记》卷三《汉武帝》：“至四月戊辰，帝闲居承华殿，东方朔、董仲舒在侧，忽见一女子，着青衣，美丽非常，帝愕然问之，女对曰：‘我墉宫玉女王子登也，向为王母所使，从崑崙山来。’”又《太平广记》卷五十六《西王母》：“西王母者，九灵太妙龟山金母也。一号太虚九光龟台金母元君，乃西华之至妙，洞阴之极尊。……所居宫阙在龟山春山，西那之都，崑崙之圃，阊风之苑。……神州在崑崙之东南，故《尔雅》云：西王母，日下是矣。”又同前：“又周穆王时，命骏士与七萃之士，使造父为御，西登崑崙而宾于王母。”故敦煌歌辞中，张骞“登山”见西王母，也就是“上升天”，“登山”二字不误。

塹云

10. 塹云聚飞萤，多年事不成。〔〇二〇四〕

“塹云”原卷作“塹雪”，当校改。“塹雪”即聚雪，用的是孙康映雪读书的典故。《文选》任彦昇（昉）《为萧扬州荐士表》：“至乃集萤映雪，编蒲缉柳。”李善注引《孙氏世录》曰：“孙康家贫，常映雪读书，清介，交游不杂。”由原来的“映雪”读书，不知什么原因到了敦煌文献中便习用为“积雪”读书。大概是受“聚萤”类化的缘故。《敦煌愿文集·比丘法坚发愿文》：“但法坚释门末辈，奈苑微人；学无积雪，功阙聚萤。”⑥

杳

11. 天长地阔杳难分，中国众生不可闻。〔〇四四〇〕

任曰：“‘杳’二本皆写‘要’，费解。”（889页）甲、乙二本作“要”，丙本作“杳”。作“要”或作“杳”均不误，此是传本不同，义并通。“要”有远义。《尚书·禹贡》：“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蛮，二百里流。”《史记·周本纪》：“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夷蛮要服，戎翟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王。”“要”“荒”盖皆取义于远。《论语·宪问》：“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罗维明谓“久要”即久远义，并列举了六朝及唐代大量例证，其说是^⑦。又此歌辞丙本作“杳”，也可证“要”有远义。成公绥《云赋》：“或绣文锦章，依微要眇，绵邈凌虚，轻翔漂渺。”^⑧“要眇”即杳眇。

不达

12. 修身不避关山苦，学问仍须度百秋。〔〇四四二〕

“避”字甲本、乙本都作“達(达)”，无作“避”字者。任校：“‘避’与‘达’之分仅在‘后’之有无：有‘后’为‘避’，无‘后’为‘达’，原本讹火之极！”（906页）按：此说甚迂曲，不可信从。今谓“达”字为“怛”（憚）的音借。“达”属定母曷韵，“怛”端母曷韵，音甚近。《古今韵会举要·心部》引《增韵》曰：“怛，惧也。”《文选》左思《魏都赋》：“顾非累卵于叠棋，焉至观形而怀怛。”李善注：“怛，惧也。”“修身不怛关心苦”言修身不畏惧关山之艰苦。《文选》张衡《南都赋》：“追水豹兮鞭蝮螭，憚夔龙兮怖蛟螭。”“憚”字下李善注反切“丁达”，可知“达”、“憚”音同，故敦煌歌辞“不达”实是“不憚”（怛）之音借也。丙本“修身”句作“将身岂憚千山路”，以“憚”字代替“达”字，也可作有力佐证。

“憚”与表示惊惧义的“怛”是有非常密切的语义联系的。“憚”有丁达反和徒案反二音，表示惊惧义的“怛”最初大约作为“憚”的俗字出现的，后来才固定地表示丁达反这一音，取得正统地位。慧琳《一切经音义》卷十“不憚”条云：“都割反。《通俗文》：‘旁惊曰憚。’经文作惨怛之怛，非也。”按：《一切经音义》是按照正统观念认

为“憚”写作“怛”为“非也”，实际上佛经早已俗写为“怛”，说明通行流传已久，“憚”“怛”在表示畏惧义上是同源的。王力先生也认为“憚”“怛”同源^⑨。

饶倖儿

13. 生生莫做冤家子，世世长为饶倖儿。〔〇三五〇〕

甲本斯一四九七“饶倖儿”写“饶瞬儿”，“瞬”即“顺”的音借字。乙本实作“晓顺儿”。据乙本异文，当校作“孝顺儿”，且与前文的“冤家子”语义相对。

真言

14. 一朝命断深埋却，阎老前头任裁度。无善因缘可推托，受罪从头只须作。缘牵不用诸绳索，药略镬铄，此言真不错。〔〇四六四〕

“言真”原卷作“真言”。“真言”为佛教术语，不能随意改动。“真言”梵语曼怛罗，是如来三密中之语密，总谓法身佛之说法。《大日经疏》卷一曰：“真言者，梵曰漫怛罗，即是真语如语不妄不异之音。龙树《释论》谓之秘密号，旧译曰咒，非正翻也。”^⑩歌辞中的“真言”，大致相当于今之“真理”、“至言”。《敦煌愿文集·发愿文范本等》：“精实真言，探微审谛。”^⑪《敦煌愿文集·愿文范本》：“登郡城高洁之楼，持诸佛之真言，秘教所希。”^⑫又《敦煌愿文集·僧尼追荐用语》：“修多罗藏海领揽（览）无遗，毗奈耶真言意穷岸际。”^⑬

大慧

15. 诸佛子等，合掌至心听，我今欲说大乘楞伽悉谈章。悉谈章者，昔大慧在楞伽山，因得菩提达摩和尚，元嘉元年从南天竺国将楞伽经至东都。（《悉昙颂》引子，940页）

“大慧”甲本、乙本、丁本均作“大乘”二字，其它本残缺。任校“大乘”为“大慧”不确。前文有“大乘楞伽悉谈章”的文字，后文有顺此语义起解释名称之来由的作用，言“昔大乘在楞伽山”，听者便弄清了为什么称“大乘楞伽悉谈章”，并由达摩和尚带到东都的。任释曰：“大慧菩萨于《楞伽经》会座上为一会之上首，是对扬主。问答抉

择无穷尽，故名之为‘大慧’。”(945页)这里没有必要将大慧菩萨牵扯进来，这段文字主要说明《大乘楞伽悉谈章》怎么来的。若把“大乘”改为“大慧”，其意义便造成误解，好象大慧菩萨“因得菩提达摩和尚”，才把《楞伽经》传到东都。恐怕不是元嘉元年大慧菩萨交《楞伽经》给达摩和尚传到中国这样的史实吧！

三千

16. 不在内外不中间，无住相，遍三千。〔〇五〇八〕

任释：“‘不在内外不中间’，谓看事物虽不离内外二边，亦不死于二边，虽以中为正。亦不绝对执中。故不生不灭，不来不去，都无住著。对三千诸法皆然。”(1005页)这里“三千”不是指三千诸法，而应指三千大千世界。佛教认为，以须弥山为中心，其四周以铁围山为限，名一世界，以此世界之千倍，谓之小千世界；以小千世界之千倍，谓之中千世界；合中千世界的千倍，谓之大千世界。以三次言千，故云三千大千世界，又简称“三千”。〔〇五三三〕首：“如来众行等恒沙，融变三千无有差。”任释：“‘三千’指诸法约数，同〔〇五〇八〕所见。”(1023页)这里“三千”也应理解为三千大千世界。明代释一如《三藏法数》曰：“三千者，小千、中千、大千也。言三千大千者，总别兼称也。”^⑭又云：“三千大千世界者，一须弥山一日月，一四天下一帝释，名为一世界；一千个世界，名小千世界；一千个小千世界，名中千世界；一千个中千世界，名大千世界。三千大千世界，即释迦佛所化之境也。”^⑮因三千大千世界是释迦佛所化之境，故说“融变三千”。《敦煌愿文集·二月八日文等范本》：“此及(乃)无形之形，形于百亿；无说之说，遍于三千。”^⑯《敦煌愿文集·愿文》：“无崖(涯)真海中有圣仗(丈)夫，曰释迦氏，则三千世界之法王矣！”^⑰又《愿斋文》：“分身百亿，睹三千之大地如观掌中，历万劫而旬不离于方寸。”^⑱

添

17. 三月季春春极喧，忽念辽阳愁转添。〔〇八一五〕

“添”字原卷作“难”，“难”字不好随便改掉，“难”有深的意义。

〔〇三一三〕首：“第六乳哺恩最难，如糖如蜜与儿餐。”“恩最难”即恩最深。《诗·小雅·隰桑》：“隰桑有阿，其叶有难。”毛传：“难然盛貌。”郑笺：“隰中之桑，枝条阿阿然长美，其叶又茂盛，可以庇荫人。”茂义与深义语义相关联。《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且夫清道而后行，中路而后驰，犹时有衔橛之变，而况涉乎蓬蒿，驰乎丘坟，前有利兽之乐而内无存变之意，其为祸也不亦难矣。”^{①9}“难”即是深的意义。

欵星

18. 月落西山欵星流，将谓是牵牛。〔〇八〇三〕

任校：“‘欵’”原写‘頽’。”（1238页）原卷实作“覲”字。任释引饶编曰：“《说文》‘覲’，见也，音闪。唐民间语言中有无‘覲’字，未详。兹依原写之‘欵’，取‘欵忽’之常义，似较顺。”（1237—1238页）按：“覲”字当保留，此字在敦煌文献中不止一例，如斯六一〇《杂集时用要字壹仟叁佰言》“二仪部第一”中有“覲电”条。故“覲星”即流星。

鸳鸯

19. 鸳鸯锦被冷如水，与向将□□□□。〔〇八二一〕

任校：“‘鸳鸯’原写‘鸳鸯’。”（1261页）按：“鸳鸯”二字不误。《敦煌愿文集·二月八日文等范本·亡父母文》：“是日也，清递（第）宅，列真仪，龙象云臻，鸳鸯务（雾）集。”^{②0}又《愿文等范本》：“恨琴瑟之去留，哭鸳鸯之永逝。”^{②1}伯三八一二《久不相访，忽睹尺书，奉酬情素》诗：“昨来寂绝断承望，今朝忽见五三行。君既不移鸳鸯节，仆心亦托雁随阳。”据此“不移鸳鸯节”之语，则鸳鸯、鸳鸯均为古人所认为的表示爱情贞真不渝的代表，故“鸳鸯”二字不好随便改掉。

月柱

20. 云程渐喜将身上，月柱仍疑展手攀。〔〇四九三〕

“月柱”二字费解。查原卷实为“月桂”。“月桂”为月中之桂，这里指代月亮。

景行

21. 春天曾上看京华，景行吟情到日斜。[○四九五]

“景行”费解。“行”字原卷实为“引”字，与“行”的草书形近。此句谓：景色引发起吟咏之情直到日斜。

注：

① 项楚《敦煌歌辞总编匡补》(一)至(六)，见《文史》第35—40辑。蒋冀聘《敦煌文书校读研究》，台湾文津出版社1993年第1版。黄征《〈敦煌歌辞总编〉校释商榷》，《敦煌研究》1990年第2期。拙文有《敦煌歌辞总编商补》，《敦煌吐鲁番研究》第2卷，北京大学出版社。

② 吴淑《事类赋注》第59页，中华书局1989年第1版，“悞”“悟”相通例，如《文选》阮籍《咏怀诗》：“乃悞羨门子，噉噉今自蚩。”李善注引沈约曰：“追悟羨门之轻举，方自笑耳。”

③ 见《陈书》第109页，中华书局1972年第1版。

④ 见《陈书》第326页。

⑤ 黄征、吴伟《敦煌愿文集》第210页，岳麓书社1995年第1版。

⑥ 见《敦煌愿文集》第302页。

⑦ 罗维明《唐代墓志语词考释》，《古汉语研究》1995年第4期。

⑧ 《事类赋》注引，第35页。

⑨ 见王力《同源字典》第565页，第570页，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1版。

⑩ 引自《实用佛学辞典》“真言”条，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1版。

⑪⑫⑬ 见《敦煌愿文集》第128页，第150页，第253页。

⑭ 释一如《三藏法数》第177页，浙江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版。

⑮ 《三藏法数》第25页。

⑯⑰⑱ 见《敦煌愿文集》第51页，第310页，第325页。

⑲ 见《史记》第3054页，中华书局1982年第2版。

⑳㉑ 见《敦煌愿文集》第61页，第73页。

作者工作单位：厦门大学中文系

(本文责任编辑：冯惠民)